江漢集

五

記

共十五

江漢集卷之九目録

記

光州學記
安義縣學記
安義縣社稷記
安公社記
忠州林公廟記
管幼安祠堂記
殷太師廟記
星州忠烈祠記

崔孤雲廟記
報恩縣二帝祭田記
麟蹄縣五歲禪院記
坡州靈神禪院記
昭陽亭記
元戎閣記
雲夕亭記
百祥樓記
淳昌趙氏旌孝記
靈圭大師死節記

九龍淵記
烈婦鄭氏廬墓記

江漢集卷之九

記

光州學記

自古師弟子之道缺而父子能全其倫者吾不信也子之於父主於恩弟子之於師主於義然而所以事之者未之有殊也師將食攝衽陳膳左酒右醬先菜羹然後置鳥獸魚鼈及已食趨走進漱此弟子饋饌之儀也實水于盤旣入戶執帚下箕播諸水自奧而始俯仰磬折旣拚乃退而所掃室中之塵聚於戶內此弟子灑掃之儀也昏則隅坐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火將盡更以新燭承其火前執燭者取其樻而出棄之後執燭者候其墮而入代之此弟子執燭之儀也然子之職猶弟子之職也能修子職而不能修弟子之職者誠寡矣能修弟子之職而不能修子之職者又寡矣故尊其父者所以尊其師也尊其師者所以尊其父也父與師其尊一也有如其父嘗有過而其師揚言於衆則弟子益尊其師不敢懷怨恨之心使其師惻然感傷爲弟子諱其父過豈不休哉誠如是則於其父爲孝子而於其師爲賢弟子也豈若怨恨而倍其師犯天下萬世之議哉今之學者嫉其師非

徒倍之而又害之信所謂人倫之變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之斯至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之學者其不及庾公之斯遠矣光州湖南之都會也儒學之士與之黨爭經百年不少攺悔而敢斥尊師之說者爲尤多是故師道日益喪而州學亂可勝歎哉今年春安東金侯爲之牧初修州學諸生有問於金侯曰父師孰重曰師重諸生懟服不敢斥尊師之說盖以恩則父有時而重以義則師有

時而重令金侯將立師道以變其俗謂之師重亦宜矣州學告成諸生以金侯之命求余之文故推明弟子之禮以爲記

安義縣學記

聖人天也天不可侮則聖人其可侮邪湯之官刑序十愆以侮聖言爲之七然歌舞貨色游畋與夫忠直之所以逆頑童之所以比耆德之所以遠其源出於侮聖言故伊尹爲太甲儆之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以明其不可侮也夫聖人之言其可畏如上帝之命大人之勑而敢侮之與侮上帝侮大人未嘗異也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狎猶侮也夫上帝至尊也畏之者爲君子焉侮之者爲小人焉大人至尊也侮之者爲小人焉畏之者爲君子焉聖人亦至尊也畏之者爲君子焉侮之者爲小人焉故學者不爲小人而爲君子不爲君子而爲小人豈有他哉畏與不畏而已矣自孟氏沒聖人者雖不復作然能奮於百世之下集羣儒而折中以承孟氏者惟徽國文公爲然其補緝大學之傳爲之分章而攷定焉使學者不失其宗故大學致知之道復明於天

下考其精微於聖人殆庶幾矣然陽明王氏之說熒惑海內敢去文公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傲然自尊侮聖人而莫之畏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其文公之謂乎當宋末儒術之士叛於文公亦多矣而未有如王氏之詖者也其辭曰今世學術學仁而過者乎學義而過者乎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嗚呼王氏毀文公而謂之洪水猛獸其侮聖人也甚矣故其學三傳爲陶奭於是講學白馬山

作因果說其弟子如顏山農何心隱者入於盜賊盖由王氏侮聖人而海內受其禍也 本朝儒學宗文公者三百年矣閭巷之士非文公不敢學也故所謂王氏之說終不能爲儒學害而近世有尹鑴者敢毀文公乃別爲中庸新注傳于學者而其辭比諸王氏又益詖焉彼其心侮聖人也無疑矣今 上四年李麟佐以淸州反鄭希亮以安義反皆鑴之黨也夫中庸別爲新注其初不過侮聖人而 宗國受其菑者何哉侮聖人而不侮上帝者未之有也侮上帝而不侮大人者亦未之有也安義爲縣在嶺南名山之間

儒學最盛而一朝革其社稷以希亮出於是縣也凡十年社稷爲墟而儒學亦坐廢矣及復縣某郡某侯由某官出爲縣尉率吏民大修儒學自孔子顔曾以下皆復其位以大牢躬自釋奠環百里絃歌如故而人士無不相慶然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安之學雖既復矣而人士不復其性烏在其毖後之患也易之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今安之士徒知希亮之爲堅冰而不知尹鑴詖辭之爲履霜也故於今不少懲焉非　王朝復縣

之意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夫大學之去分章中庸之作新注毀文公如彼其力然文公百世之師也毀之者自陷於亂豈不懼哉安之士旣修縣學踵余門請爲之言乃具陳三畏之說而戒之云

安義縣社稷記

四年五月　王教曰逆賊希亮起於安義陷居昌又陷咸陽聚人衆謀危　宗國直夜半踰牛頭山爲所禽此渠魁也自今年革安義縣廢社稷而勿祀之於是縣之父老相與泫然而泣曰逆賊出於吾縣非后

土氏之罪也非句龍氏之罪也然縣既革而社亦廢
上生白茅下生棘薪野火燒之牛羊踐之與薄社之
不受天陽無以異也不亦悲乎後十年 王命復縣
及其社稷於是縣之父老相與忻然而賀曰逆賊出
於吾縣非后土氏之罪也非句龍氏之罪也今吾縣
得復社稷修其四封卜元日饗以粢盛大罍在上靈
鼓在下與陳社之復受天陽無以異也吾等不死能
復見社稷之禮可無憾也乃使人屬余記之孟子曰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謂社稷四封不修而更治之也豈誠以社稷

有罪而命之易邪夫水旱之所以爲災者皆自上天而譴告之社稷何預焉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未聞禹之天下以水溢變置社稷也詩曰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蓋宣王中興之時天下旱乾然未聞周之天下以旱乾變置社稷也凡郡縣如値水旱則社稷必更治焉所以敬其神也未嘗以天降之災罪社稷也故孟子所謂變置者謂社稷四封不修而更治之也今逆賊起於安義乃舉兵謀犯 京師使嶺南七十二州之民無不震驚故 王

朝革其縣治而社稷亦廢不祀非社稷之有罪而變置也今　王朝復其縣治山川人民倉廩牛羊皆自如也而社稷壇壝不隤枌榆猶存爲縣尉者薦其犧牲獻其粢盛則　王朝愷悌之澤非特被於元元而已其施及社稷之神者亦深矣豈不盛哉使縣人教其子弟尊其上而愛其長雖婦人莫不知君臣之義則皇天必將降康無一歲不賜豐年而后土氏與句龍氏亦皆來饗錫之以無窮之祉矣商頌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爾縣人各自勖焉遂書之以答父老

安公祠記

集賢殿大學士文成安公祠在漢城崇教坊坊人某來告景源曰某崇教之坊人也某舊君文成公裕當王氏時以私財輔修國學入奴婢指千以守之後明年卒從先聖而廟食焉王氏國滅文成公之奴婢徙漢城猶事國學常以季秋帥其屬具牲若酒祠公於國學東廂今年夏國學以奴婢不可祭東廂命徙他所某等以八月己巳爲壇于崇教坊東坊之人聞夫子之慕公也使某請記景源曰禮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僕亦臣也故經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

布帶繩屨布帶者齊衰之帶也繩屨者大功之屨也僕之於君雖降以齊衰之帶大功之屨而至於斬衰之制未之有降也故衆臣爲其君服居斬衰三年之終不以布帶降齊衰不以繩屨降大功者所以章君臣之義也賈公彥疏稱僕隷不服斬然公士大夫之貴臣猶父之於宗子也其衆臣猶庶子也父卒宗子無主後則庶子可以祭之其可以不服斬邪經所謂君者有三妾之於夫謂之君公士大夫之於諸侯亦謂之君衆臣之於公士大夫亦謂之君使衆臣不得服斬則其君雖無主後必不敢祭也君臣之義其不

泯者幾希矣文成公坊人舊君也於其卒爲坊人者非徒服斬而止也更六百年而慕之如慕慈父閔其世遠而宗子又無主後故爲之社至今祭之豈坊人君臣之義猶有不泯者歟禮庶人百家以上立一社故曰置社社有酺禜田獵之事人供其粢家殺其牛以祭之良耜之頌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此之謂也今崇教之爲坊不下百家井竈相屬阡陌相望雖族厲無後之鬼皆可以尸而祭之況坊人立公之社足以明君臣之義者乎乃爲之記使刻之

忠州林公廟記

公姓林氏諱慶業字英伯其先平澤人也 毅宗時
授總兵官 明亡引義自守其後二年繫獄死時年
五十三 先王時諡曰忠愍始公從戰盖州被 詔
書旣三歲間走登州留二歲爲虜所得及旣歸坐亡
命死崇禎之際公以陪臣未嘗立 天子之朝然蒙
危難效義烈至死不屈當是時公與李浣俱爲虜人
所畏服名冠當世浣謹愼篤小行其當事常審於勢
度亡功必不行獨公負氣而慷慨明於大體能任天
下之事不以成敗存亡屈其志也然或譏其不得有
爲因以爲慶業懼虜人之誅而亡走山東何其惑與

當公之入登州也誘賈人之循海而下者釋甲藏劒乘其舟卽中流衣甲撫劒謝賈人曰蒙公之力今慶業始得間行雖滅亦固不恨矣蓋公之志欲捄 先帝之難以施其義久矣焉得愛其死而亡之窮困而後赴也雖其時虜不縛辱終必脫身而就 先帝也不然則何爲而不死當其入登州以策干諸將諸將不能用已而 京師亂卒無所遇嗚呼可謂命也已設使 帝崩之後宗室諸王賢而且彊四方豪傑效其能而盡其力雖天下不可悉平江南之地如之何其不世守也嗚呼公之不得志豈非天邪公在本

國爲安州節度使崇禎中有浮屠人自山東而來公賫以貨財授　王之表而歸之浮屠人山東所遣者也都督由此知其義初在盖州時公陰授二卒水游而告其心　天子下詔所以望其來助者甚盛公感激引兵欲行浣以爲不可遂止其後故宰相金錫胄從浣子仁偶訪　先帝詔書及二公時事上之乃付史館浣　孝廟時爲將常侍　王側言天下事而公已歿於戲惜哉忠州舊無林公廟今　上四年州之人士始立廟堂於丹月驛南後六年以某之同姓攸來請爲記余曰林公之義内信　天子之庭外著建

州豈以文而重者邪攸曰不有記述恐失忠人之望也遂次其事以爲忠州林公廟記

管幼安祠堂記

管幼安避地遼東三十年築室山中講書詩習俎豆訢訢然若將終身彼所謂漢之遺老也然幼安以昭烈章武三年自遼東浮海歸魏至曹叡時嘗上疏稱草莽臣烏在其爲漢遺老也管貢言幼安居魏也著遼東時所有白布單衣祠其父母幼安故在遼東時漢猶未亡則所有白布單衣盖漢服也漢既亡猶著遼東白布衣祠其父母則其志必在於漢也初曹丕

舉爲太中大夫而不至曹叡又舉爲光祿勳命青州刺史以安車徵詣行在而又不至於是曹叡疑幼安爲漢不仕問刺史曰寧爲守節高乎幼安爲漢守節高則其不稱臣於魏也亦明矣遂安郡龍谿之上有幼安祠堂幾燬並祀高麗平章事李公連松焉今年十月某侯某爲修祠堂來請爲記盖幼安與荀文若俱知名漢魏之際然文若臣事曹氏爲謀士與圖天下其智謀雖如張良旣失其身不足稱也若幼安能爲漢室守大節故遂人亦尊禮之更百世廟祀不絕豈非以賢也哉

殷太師廟記

龍岡縣有太師廟凡幾楹　肅廟四十有六年縣之士始建正寢既一年作東西序又置祭田若干畝以供粢盛今　上十年某侯來守是縣見正寢歲久傾隤爲帥縣民而新之明年二月縣之士以某侯書抵漢城屬余記之太師嘗以微子啓長而且賢勸帝乙立而爲嗣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故書曰我舊云刻子此之謂也然帝乙崩紂無道商室將亡而太師不以微子易紂何也商爲天子二十世昏暴之君往往作焉而人臣不敢易位者畏大義也太甲不順

於師保宣其欲而滅其度長其縱而隳其禮壞亂先王之法不似紂者幾希矣而居憂桐宮三年親近先王能悔過勇於自治於是伊尹以冕服迎太甲復政告歸蓋亦守人臣之義而已矣故書曰復政厥辟將告歸此其志也雖使太甲不悔過旣免於喪則伊尹必且迎歸惡可以不能悔過而易其位邪故自太甲至帝乙未有天子見廢者亦未有公卿大夫易天子者商俗篤於大義也夫紂之惡播於天下雖可廢也爲太師者諫而已紂如悔過則不待親近先王而可以爲太甲矣如不悔過則太師直與社稷俱亡矣故

曰我與受其敗太師之志蓋以爲我爲人臣不忍易
天子之位自我始也且帝乙父也太師臣也帝乙之
所不能易者太師亦不得而易也太師嘗謂微子曰
人自獻于先王夫舍微子而立紂先王之命也太師
以先王之臣易先王所立之子非所以自獻于先王
也史記稱紂剖比干觀其心太師懼陽狂爲奴非也
夫微子之去比干之死與太師之所以爲奴者其心
一也故孔子曰殷有三仁有如比干剖其心而太師
懼紂之怒陽狂爲奴惡在其爲三仁也泰誓曰賊虐
諫輔紂既剖比干之心則太師亦知其心之必剖也

然而不去樂其死也樂其死者雖剖其心不懼也故
爲之辨使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星州忠烈祠記

今 上三年秋九月余自星州至玉川見祠九楹在
川上詢於州人曰此義士李士龍祠也 毅宗皇帝
十一年李時英率兵五千入瀋陽士龍與焉瀋陽兵
與 明都督祖大壽戰于松山以時英兵爲前行而
士龍礮不入鉛凡三發無一傷者遂見殺大壽聞之
乃大書旂上曰某國義士李士龍以風其軍瀋陽人
望見其旂亦爲之動容士龍本星州鄉兵也未始不

工於用礮而三發皆去其鉛雖然不恐助瀋陽者何也始 先王不忘 天子在南漢時率羣臣望拜於闈中既還都每歲正朔西鄉痛哭其至誠惻怛之心感動一國故一國皆歸於仁自卿士至閭巷草茅之民知愛 天子如父母風俗既同雖時英戰于松山而士卒無背 明之心此士龍之所以效死者歟夫爲 天子死大節君子之勇也而鄉兵能自樹立則一國風俗之仁有足觀也或曰士龍如守義則不當從入松山甚不然也夫時英戰于松山非 王之心也故士龍礮不入鉛盖以謂吾不去鉛無以暴 王

之心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使士龍不死松山則　王心何以暴哉某侯出牧星州與州人修士龍祠命余記之蓋二十年十有一月十九日也

崔孤雲廟記

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文昌崔公孤雲廟在咸陽栢淵之上世傳公嘗守天嶺有遺愛天嶺於今爲咸陽故府人立公之廟以祀之公諱致遠幼入唐舉乾符元年及第爲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叛都統高駢辟從事光啓元年充詔使歸

事金氏爲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乾寧元年上十事主不能用乃棄官入伽耶山一朝脫其冠與屨遺之林中不知所終案國史公歸本國二十一年左僕射裴樞等三十八人坐淸流死白馬驛唐遂亡又二十九年金氏國滅盖此時公旣隱矣豈見天下之將亂知宗國之必亡超然遠去辟世而不反邪豈其心不臣於梁又不臣於王氏遂逃於深山之中邪方高駢之擊黃巢也公慷慨爲駢草檄徵諸道兵名聞天下巢旣滅奉詔東歸使公終身仕於唐則惡能免淸流之禍乎雖不免焉必不能屈志辱身

而朝梁庭矣慶州南有上書庄世稱公上書王氏然王氏始興之際公誠上書陰贊之則何故避世獨行終老於山澤之間而不肯仕也王氏中贈文昌侯祀國學世以爲榮而不知公之高節不事王氏也可勝歎哉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使殷不亡則二子不餓而死矣餓而死者潔其身也故天下稱之不衰公自伽耶脫冠屨而去之以時考之則金氏盖已亡矣此其志亦潔其身與二子無以異也今 上二十一年某侯出守咸陽府拜公之廟爲率府人因其遺址而改修之屬余爲記夫國學

祀公久矣於府治何必立廟然旣有公之遺跡亦可以百世不廢矣於是乎記

報恩縣　二帝祭田記

二帝故天子而清州非巡狩之地也而吾邦之士爭致力以成其廟者何哉盖　二帝有德於吾邦宋先生甚忠於　天子而清州之東先生嘗家焉故其弟子郎先生之居立　二帝之廟云爾聖人制祀典以勤事祠舜以禦菑祠禹舜與禹之祠不惟其子孫若陳杞而後立之也天下之民皆可得而祀也不然陳亡而舜不食焉杞亡而禹不食焉烏得列於常祀之

典哉由此觀之吾邦之士祀　二帝有以也夫宋先
生恩津縣人　孝廟時以處士爲　王賓師欲章義
以報　大明之恩恩未報而去去而將立廟於華陽
之下以祠　神宗　毅宗廟未成而卒旣卒之十六
年廟始成盖先生之志弟子成之也　中國易正朔
去廟成時六十年　高皇帝之世絶久矣而　二帝
獨得廟祀非所謂德厚流光民莫敢不敬之効與祭
田若干畆在報恩縣南三十七里宋先生諱時烈字
英甫謚曰文正

麟蹄縣五歲禪院記

雪嶽山在麟蹄縣東一百里其上有院曰鳳頂由鳳頂而下三十里有院曰五歲東峰先生金時習避世之所也先生五歲通大學號爲神童　王聞之召入禁中試以詩　賜帛還家聲振一國稱五歲而不名云初　上王在寧越郡也成三問朴彭年等六臣謀復　上王事發覺同日論死先生陽狂陷廁中而逃之入雪嶽山遂斷髮隱於浮屠及其卒也山中人因以五歲名其院世或謂先生避世世猶不若六臣之死然六臣皆仕於朝爲大夫最見親信　王家有事則死之其義當然也而先生以一布衣爲　上王陽狂

逃世卒歿於巖穴之中其志誠苦其節誠奇比諸六
臣爲尤難也成化中先生嘗見 成廟於 宮中世
又以是疑先生然而 先王旣以浮屠招先生而先
生亦以浮屠見 先王則未嘗用君臣之禮也烏可
疑乎始先生自雪嶽山輒長髮娶安氏女爲妻安氏
歿乃復斷髮然先生之髮非爲有妻而長之也亦非
爲無妻而斷之也先生之志蓋將匿於浮屠則安氏
雖不死焉先生之髮終必斷也何者先生寒不衣饑
不食不與人處而與鹿豕爲之羣棄父母之恩絕親
戚之愛而不顧去其氏以從浮屠其意蓋曰不如是

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也然則先生豈能顧妻妾之養哉其髮或斷或不斷是亦陽狂而已矣孔子謂虞仲身中清廢中權若先生者從浮屠以終其世與虞仲斷髮文身未之有殊也豈孔子所謂身中清廢中權者邪今 上二十有五年僧雪淨登雪嶽山問先生五歲禪院廢可百年乃即其遺墟而復建之後三年十月院成求先生畫像而藏焉請余志之余旣慕先生之風遂不辭而爲之記又憫世俗之疑先生者爲先生辨如此云

坡州靈神禪院記

余父黨葬於坡州長水山者凡十世案圖記山周十里其東阡有岡左高爲咸丘所謂匙山也其北有井井之東爲丘者四爲墓者二十有八其北阡有池爲汧方二畝泉出不流池之西爲丘者六爲墓者三十有五其西阡有屛邐迤爲負丘所謂御峰也其前有井爲瀰沟井之北爲丘者二爲墓者七井之南爲丘者一爲墓者六其南阡有岑岌然而前高爲旄丘所謂薇蕨峰也其下爲墓者十二南臨大野由旄丘東折二里有院幾楹名之曰靈神族父瑜命余記之古者孝子爲父母卜其宅兆未嘗不慮其後艱也故經

筮宅曰無有後艱艱也者謂有非常若崩壞也筮若不從則更擇地而筮之旣筮其可葬之地又相其土以驗其中封之氣故記曰冢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之可葬者而後營之然陰陽禍福之說不見於經自公卿大夫以下世其地域而族葬焉子從其父孫從其祖必以昭穆正其位故周官曰族墳墓是也及其旣葬又爲之墓中之室以守之故周官曰居其中之室是也至於後世陰陽禍福之說興而聖人族葬之法壞凡子孫之盛衰窮達殀壽皆歸之於父母之兆兆雖美矣而流澤不及子孫則改葬之使父母百

年遺骸卒不得安於土中可勝痛哉今吾宗於長水山族葬者三百年矣靈神院在山之陽此所謂墓中之室也自父祖而望之則子也孫也曾孫也或在南阡或在西阡自子孫而望之則父也祖也曾祖也或在東阡或在北阡於五服雖緦小功無不同原何其盛也方其始營地域也陰陽未必盡善也而世世族葬不絕其筮宅也慮其後艱而已矣其物土也驗其中封而已矣然吾宗子孫隆顯赫然爲名公卿家彼陰陽禍福之說其可信耶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父母之宅兆以求子孫之利惡在其安厝父母

也世之君子觀吾宗宅兆之制則庶知族葬之美而不惑於陰陽之詭也乃爲記藏諸院壁

昭陽亭記

自昭陽江南距春川府治其上崒然拔立以秀者清平山也府北濵江以爲亭亦謂之昭陽今年秋府使李侯子彝因其古址而新修之屬余爲記春古貊國於唐時隷渤海郡案唐書渤海祚榮始受冊命爲郡王凡十三世臣事唐貢獻不絶數遣諸生詣京師習知禮樂遂爲盛國然文章不見於世孰知其國之興廢始終也凡大夫三秩以上衣紫衣牙笏金魚五秩

以上衣緋衣牙笏銀魚八秩則綠衣木笏官制服色與中國未之有殊而事實磨滅不章孰知其人之善惡是非也方五千里爲府者十有五爲京者五爲州者六十有二而圖記莫之考焉孰知其山川遠近土俗厚薄也是禮樂雖曰大備猶無國也士君子居於斯邦亦必自傷而已矣春之爲府以江山名於國中自前世多宴遊者勃海之時亦嘗有樓臺簾閣畫舫歌鼓而于今千歲之間皆荒煙也後世之人因以爲貊國僻陋不足觀可悲也已今子彝出守此府臨江水之淪漪而愛其幽望峰巒之邐迤而喜其靜既新

斯亭又求余之一言而欲紀之以垂諸後夫國有史家有傳郡縣有志而猶湮沒焉况於亭乎後百年棟楹傾隤甍瓦零落問賔客絃歌之所而荊棘必縱横矣安用紀哉然子彝端潔明慎處公朝則爲良臣居州府則爲循吏是足以名後世也夫君子苟有其實則必有其名歷世愈久而其名終不泯也故遺迹之所在民思之不忍廢焉子彝雖歸而春人猶未能忘則此亭庶不爲墟矣遂爲之記

元戎閣記

伽耶山在陜川郡北六十里其下積石當湍水爲紅

流洞洞之中有故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李
公如松之笠與其所爲詩一篇並藏于海印佛寺之
西閣初平行長入平壤 神宗皇帝詔以公提督遼
薊保定山東軍務往擊之公自 京師率輕騎疾趨
平壤破行長牡丹峰下遂復三都而言者反以和親
譏切之豈不謬哉公之未至游擊將軍沈惟敬往說
行長公嫉其姦欲斬之參謀李應試固爭乃止及行
長退屯海上公猶進兵踰鳥嶺而南焉其志未嘗求
和親也萬曆之際寧遠伯成梁之子多名將而公最
賢平壤旣拔欲乘勝以拒漢水其弟如梅固止之公

叱曰沮我　天子軍事不得滅賊者皆由於汝盖公勇敢有大節遇賊直前不少逡巡安能屈　中國之尊而就和親邪方公之在漢上也忿行長不歸　王子立遣壯士妻國安入行長軍中奪　王子而歸世皆謂　王子賴和親得返其國而不知公之所遣壯士奪歸之也余家嘗從　王子遷北方爲賊所執故余自爲童子時聞賊中事甚詳賊至安邊兵部主事袁坤儀使馮仲纓抵賊營謀出　王子終不得居數月兵部侍郎宋應昌又使惟敬抵賊營令還　王子又不聽及國安馳入賊營行長懼始出　王子由公

威武振天下而倭奴莫之敢違也是豈和親之功也哉余讀公傳至言者攻擊甚力而　天子不問未嘗不爲之泣下也自古將臣出戰於萬里之外能立大功而不遭小人蜚語者蓋寡矣蜚語屢聞而人主能不心疑者又寡矣　神宗皇帝命公東征也飛語如彼其積而卒能不信何哉自兵部尚書石星以下請封倭奴獨公不喜和親事欲斬惟敬故　天子素知其忠也公字子茂爲人魁偉其行師肅然若神以東征功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後六年戰歿遼東　詔具衣冠而葬之　贈少保謚曰忠烈今　王三年余過

西閣觀公之笠讀公之詩徘徊嗟歎而不能去公歸百年其容貌不可復見而其笠尚在山中甚可愛也公喜詞章東征時所爲歌詩多可觀者而湮沒不傳於世此一篇獨藏西閣何其奇也公自聞慶還忠州未嘗一登伽耶山以臨紅流而山僧得公所留詩與笠藏之佛寺以爲寶豈非公忠義之節感人者深雖山僧猶不能忘歟後十九年山僧某自伽耶來謂余曰西閣不可無名於是乃作元戎詩六章名其閣曰元戎詩曰

帝命元戎出征于東自寧遠伯世有武功錫爾戚揚

厹矛重弓奮伐島夷以靖海邦維此島夷　中國是叛　王屏　中國實受厥難漢邑既燼靡城不淪赫赫赫　天子云何不援元戎受　命其衆五萬我干既比我甲既擐狡彼游士胡與行成我將戮之振　帝之靈蹻蹻武夫以登箕垣飛礮既集破其北門維垣有旂我師所建火施營窟島夷咸遁乃收漢邑復此山川乃脫公子與厥陪臣不羈不縻　天誅是訖獻馘于京　帝心則說浿水瀰瀰言班六師何以畱之維笠與詩於顯　天子不信讒說海邦永淸　天子之烈

雲夕亭記

丹陽山水之會也郡南巖嶂繚以高蒼翠隱隱如屛者曰紫雲洞洞之水激之爲湍懸之爲瀑白石離列若几若尊若盤盂凝滑瑩澈者曰中仙巖巖上寬平搆亭四楹覆以茅茨者曰雲夕亭始處士趙君翊臣旣建精舍於巖之側置琴一張碁一局以爲燕居之所又作此亭取安東金文簡公昌協詩以名之云夫闇靄濛濛其光也曖水泉冥冥其聲也駛瀟瀟乎山木皆鳴此雨夕之所以爲奇也月出而始凝霧收而漸繁輕清者浥於香藤而不見其零徵白者散於盤

石而不見其睎此露夕之所以為奇也崖之丹者為之冰蔓之翠者為之縞千巖皓然而不辨高下此霰雪之夕之所以為奇也然雨而無雲不足以施雨之澤露而無雲不足以施露之澤霰雪而無雲不足以施霰雪之澤則雨露霰雪之中無夕不雲也凡天下之物朝則動夕則止止者逸故動而不止者未之有也今處士之於雲也不愛其朝之上升而愛其夕之下降者為其能止而就於逸也然處士居於山中獨不知雲之上升無所不止周流於八極之外潤澤萬物而未始不逸也余從丹陽入仙巖宿于精舍琴碁

猶在而處士不可見矣豈孔子所謂隱者邪亭僧某爲處士請爲之記乃書于亭壁之間以警處士

百祥樓記

萬曆時 天子下勑以屬國忠於 朝廷凡有事必遣 詔使以諭之於是 王朝乃預選承儐之臣俟于境因與 詔使至安州登百祥樓觴酒賦詩以爲樂也崇禎九年瀋陽兵圍南漢遼廣之間數千里舟車幾絶則 詔使不果至焉其後十年文淵閣大學士高公弘圖言屬國臣順 朝廷二百年乃蒙大難宜遣 詔使慰諭之有 勑褒納於是南都士大夫

皆欲假節爲使者宣揚　中國之德美矣是歲十月

高公以太子少師戶部尚書乞致仕退居會稽而屬

國慰諭之議卒不行及汀州脩士大夫多浮于海入

桂林吳商越賈島檝洲船往往通於東南萬里之外

而　詔使又莫能至居十年桂林州縣皆不守公侯

百官從　天子間走南甸由井亘抵阿兎城不復還

屬國士臣老且死而不得見　明衣冠雖欲置酒百

祥樓復與　詔使作歌詩何可得邪樓舊在安州城

北宋時使者爲天子禱以百祥而名之云爾今節度

使申公某來鎮安州一夕樓踣乃與州人因其古址

而新之今年七月樓遂成余謂高公爲屬國慜其蒙難請遣 詔使德至厚也惜乎高公去於位而 詔使終未之發也今安州復樓之舊者思 詔使也樓雖已成而 詔使獻酬之儀俯仰之容不可復見則兩階檐楹之間又安得洗爵揖讓爲之聲詩以百祥頌禱 天子也都人士垂帶而厲猶不能忘也况於使者乎今屬國不見 詔使且百餘年而安州復建此樓籩豆之坫絃舞之位升降之階與萬曆時無異焉百世之下必將有彷徨於此而不能忘者矣乃書其落成歲月以記之

淳昌趙氏旌孝記

淳昌郡赤城西南有孝子趙氏之門今 上十九年郡人改建求余記趙氏諱瑜玉川君元吉之子也少居母憂廬于墓心喪三年元吉卒身自畚土以葬之又廬于墓既三年墓不輟廬更爲母致喪三年湖南之士皆稱趙氏爲孝子也然經父在爲母期父卒則爲母三年明母服爲父而屈惟孤子於母可以伸三年也非謂既服母喪者及父之卒又爲母加服三年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孺子之泣尚難繼況加三年乎夫孝子居

父母之喪如可以盡其情也雖終身倚廬可也固不當加服三年而止也故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嗚呼趙氏爲其母加服三年可謂過矣昔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夫七日之於三日其加者不過四日而子思以禮抑之則君子執親之喪如之何其加三年也且父至尊也母私尊也於至尊則服三年於私尊則服六年是母服踰父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母之服如不忍除則父

之服其忍除邪夫小人薄於事親朝死而夕忘者往往有焉則趙氏爲母加服可施也已然余恐湖南之士以趙氏爲法故本諸先王之禮而告之云是歲丙寅十月初六日通訓大夫議政府舍人兼春秋館編修官校書館校理中學教授漢學教授 世子侍講院文學黃景源記

靈圭大師死節記

浮屠靈圭姓某氏從清虛大師休靜學浮屠法 神宗皇帝二十年平秀吉兵犯清州靈圭以其徒從趙文烈公憲破秀吉兵於清西門外移屯錦山戰益力

與文烈公麾下士七百人同日歿之錦之人至今以爲義且勇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謂歿其所受於君也文烈公本以儒學仕　王朝爲大夫率先四方之衆建義赴難戰不克而死於國固其職也七百人起自鄉里爲文烈公麾下士受其節制與抗秀吉則從而歿之亦宜矣若靈圭者學浮屠法旣未嘗從大夫之後又未嘗隷麾下士之列而執矛戟從軍旅歿於行間何也盖君臣之義本於性性之所存固自有油然而發者浮屠氏惡得而去之也方文烈公之戰於錦山也彼靈圭於文烈公豈誠有素悅之心而文

烈公於靈圭豈誠有素愛之恩哉然文烈公旣死之矣七百人曰我何獨生七百人旣死之矣靈圭曰我何獨生於是乎浮屠之徒相與死節而不自知故余於靈圭之死有以見忠義之心自然相感非浮屠氏之所能去也有難余者曰無生者浮屠氏之所樂也故浮屠氏臨死而不懼靈圭之死適所以就其所樂也誠使靈圭就無生之樂則不待秀吉之亂而死已久矣何故冒矢石觸白刃然後就其所樂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靈圭雖學於浮屠而引大義以致其死豈所謂志士仁人者耶余爲之記以風

後世之學浮屠者

九龍淵記

楓嶽之水有二源其一出毗盧之西爲萬瀑其一出毗盧之東穿石壁爲九龍淵然萬瀑處嶽之內其源平人不腰絙而霞潭水泉之脉皆可窮也九龍淵處嶽之外其源嶮山中之人亦不得而至焉案圖記毗盧爲峰於楓嶽獨稱第一水瀐瀐發自峰下經鴈門嶺三十里或伏行焉或懸出焉委蛇東流爲初淵初淵者九淵之始也廣二畒曲石成缶貯其水磨如玄鑑泓明澄靜不見游氛其旁多直立之巖倒垂之松

影交淵中其峭峰之傴僂下上聳揖而翔舞者皆紹其形從獅子項而望之水之所周石之所圍皆規圓類古巧工所鑿成也峰之下壁高千仞又無椔翳雖巖穴好游之士固不可攀援而上也自初淵東行百步爲二曲淵淵高懸有瓠之形淵上有壁可三尋瀑水自壁納于淵其既納而後始吐者猶陰井之敲白虹其既吐而後復納者猶深盎之入明絲由淵而東多楓木線者絳者被於兩崖其西北雕峰削嶂神峘怪岑繚繳騰翥望之甚近尋之乃更茫然也二淵東百七十步有大谷其上多檜栢栴松楓樫杻栩未至

谷口而陰氣己森然也從叢木中見青壁若圍黼屏綆之高可二十仞其下爲淵所謂九淵之三曲也廣七畝澒入巖竇神怪不測人莫敢迫而視之其東趾有峰巋然立于谷口登其巓以望三曲則積水沉黑深綠渺瀰泱漭蕩蕩焉如河之漲如湖之浸其鬱怒則輪囷糜沸噴震飛薄靁不停躍蛟不停舞大波山隤小波黿碎泓渟之光外闇而中明云凡谿行者皆用絙必權其壑以爲長胥諸大木而引之梭奔蛛懸下上如浮至四曲四曲爲淵平盈而不厲柔緩而不駛其廣可方小舟其深則可徹竹竿六七尺風之所

引水益舒遲纖而爲縎疏而爲簟鱗鱗然若明若滅其左右白石素礫瑩錯晶磨縱橫羅列上無崩崖下無堆沙故水氣曠然以澄融然以和不齧石而爲暴也五曲在四淵之下廣三畝回流峻急爲過辨勢如轉轂聲如擊磬其上皆融丘脩巖句松繁藤拳之益深莫窮其窔少南有岸類黼焉水奔其中徘徊久之不肯下波之大小與相撞舂前者盤舞後者飛跳如白鷺之降于淵淵底石長十餘尺頎然人立甚可愛日照其髮光散淪漪直淵之東多異木或俯或仰臨水而近盖四曲之所未見也五曲之東懸泉尤美而

厓㕒錯邃詭特旁出無際爲六淵淵之大可四五畝外則圓内則方函以黝石實以青水璆潔瓏瑜若鑒弘壁而成焉自淵以西八十步蔚然而茂者爲長林嶧然而崧者爲高丘然六淵石不鮮白水不深清則不足以澹灧谿谷也有時白雲由七淵亭亭而上延布林丘輝映淵水清英之氣下洞空明晃盪的皪與石經緯甚可奇也從六淵東行三里仰見峰光皦皦而拔立於千巖之上者東嶺也其西北石壁正青中央隆然而爲屋者回屏也泉從屏上散而流如旋車輪者七曲淵也淵甚小不出煙霧不作風雨終日滴

瀝不盈尋尺而列於九龍何哉煙霧不出風雨不作者非淵之不靈也靈潛於淵也自七曲淵東行五百步得小淵所謂八曲也石泉鏘鳴出尾下爲泜爲沚爲潭爲汧欇欇列焉綿平丹潤淵之中多藻多荇萁水淺不能五尺游泳之魚皆可數其上多礐其旁多莖藸卬鉅薟蔦荇蘺自初淵至七八曲能深能淺極水之妙則楓嶽源泉之變盖無窮也八曲東四十餘步爲九曲其水之廣倍初淵四之冲融縈滉色正碧有龍蟄焉平石五分二出水三不出水東有麓左高右高如奔馬之竪其兩耳麓間爲陘深二丈以行其

水由陘而下爲大壁高五十仞水臨之始躍而飛泱泱乎與白雲混而不辨其光霏霏乎與游霞雜而不知其爲沫壁旣窮又爲平石蟠大壑皎然純白三分石園以其一爲之淵圍其西北有峰屏立如琳琅者可二重東南半之凡上瀑滃渟之氣垂之空其聲轟轟自栢田九井以東山皆震石理膩滑人雖在四埒之外往往傾跌故游者罕入九曲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今九曲居於山上雖深矣不可方舟雖淺矣不可游泳豈不奇哉今年秋李君元靈本三淵金公昌翕所爲九淵詩而爲之圖屬

余爲記余以謂毗盧東西多水泉而九曲最爲淸壯初淵澄潔其光也瑩二淵孤高其形也詭三淵幽森其色也厲四淵舒朗其容也和五淵激射其勢也駛六淵靚麗其神也粹七淵窈眇其趣也永八淵澹靜其聲也遠若九曲者集諸淵之水以爲瀑其氣也凜而已矣夫雲雷晦冥之變在九曲而不在初淵然初也者陽之萌也九也者陽之盈也不萌而盈者未之有也故九曲之雲雷晦冥未嘗不自初淵始也

烈婦鄭氏廬墓記

孺人鄭氏許君承幹之妻也幼而端潔年十九歸許

氏善事舅姑承幹疾革鄭氏血指以進之及喪勺水不入口既葬廬墓朝夕臨號曰烈婦今 上二十五年觀察使南泰良請於 朝而旌褒之曾孫許燁來乞文余謂廬墓非古也儀禮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鄭玄注曰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夫中門内爲倚廬則孝子不廬於墓也明矣至於婦人將斬衰去其笄纚故經曰婦人髽于室此之謂也非適子者自未葬倚於隱者爲之廬而婦人不爲廬也故記曰婦人不居廬此之謂也夫髽於室不居廬則婦人不廬於墓也亦明矣然則所謂寢苫枕

塊翦屏柱楣者是孝子倚廬之禮也豈婦人之謂乎所謂中門之內東方北戶者是孝子倚廬之位也豈婦人之謂乎嗟乎鄭氏婦人也執夫之喪雖爲廬於中門之內猶不可而況於墓隧之側乎古之婦人於夫喪必盡其禮故其方斂不出房而髽也不蓋廬而倚也今鄭氏居夫之喪不在於室而在於墓吾不知其合於禮也然記曰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故爲之廬居於墓而不忍反鄭氏之心誠悲矣易之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鄭氏爲夫能致

其哀蓋將從一而終者也曾孫從余請爲文余嘉其
誠而記之

江漢集卷之九

江漢集卷之十目錄

記

清州　皇廟詩記
秋水亭記
清遠樓記
雲漢閣記
靖遠樓記
綄扇樓記
落月隄記
烈武亭記

繁露堂記
集淸亭記
李侯閣記
蟋蟀亭記
楚冠堂記
靈源石記
石門山水記
白雲先生畫像記
毗盧圖記
耶穌像災記

有鳴齋記
明餘樓記
丈人臺記
悟修堂記
保勤堂記
水嬉圖後記
奎章閣題名記
藝文館題名記

江漢集卷之十

記

清州　皇廟詩記 丙寅

臣自清州入華陽祗見　皇廟退就齋次祀之日與州之士三百人皆適位北面行事自祼獻至于徹俎士無不屛氣肅雝若身履　天子之庭而望　清光者臣聞王者施仁於下必受報禮禮之輕重視其仁之深與不深經天子畿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七月諸侯之士與天子畿外之民皆無服然天子施仁也深則畿外諸侯之國雖

士庶人之無服者亦皆懷之故書曰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仁施於天下而民不懷者未之有也密須氏距
周之命伐阮阮國遂入共邑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此阮國最大之畱也於是文王整六師
往遏密人故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仁
至深也夫天下諸侯之國未有不懷文王者也而阮
國遇最大之畱被至深之仁雖百世其可忘邪　明
興倭奴受約束至萬曆世平秀吉大治舟兵自釜山
疾趨平壤　神宗皇帝痛藩輔二千餘里沒於倭奴
詔大將軍李如松率師渡遼破秀吉兵二十萬於浿

水上遂定三都復社稷及秀吉復犯釜山詔大將軍劉綎麻貴陳璘之屬拔曳橋圍島山遮露梁焚其舳艫以千數倭奴震懼棄輜重夜遁海中盖是時　中國將士連七歲戰戍不輟費八百萬至今藩輔賴餘烈東南無事則　神宗救菑之仁誠可謂至深也已其後崇禎中瀋陽騎自義州入圍南漢　毅宗皇帝躬大義惻怛東顧欲爲藩輔救其急命陳洪範率青州濟南蓬萊樓船之卒出長山命金日觀楚繼功率東萊即墨昌邑之卒出東江盖是時天下之力東敝於虜西罷於盜公侯助戰馬卿士佐軍食子弟之國

雖不守無以救焉而悉舉山東之衆遠赴於大海之外則 毅宗救畱之仁亦可謂至深也已夫 神宗有所成功而 毅宗亡所成功然至仁被於藩輔則 二帝未始不同也且 毅宗之殉社稷也自京師至於四方凡里巷耆老百姓戍卒戰士怨女孤子與被髮文身穹廬左衽之人皆哭失聲而逆賊亦爲之泫然流涕是至仁溢於天下豈獨救一國之畱也哉故文正公宋先生時烈命門人建 二帝廟於華陽祀之以四籩四豆不敢忘 二帝之仁也周官曰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宗者廟也都之廟祀古先王故春

秋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都宗之祀皆賜禽故周官曰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重其祀也夫先王去民之畱有大仁於天下其世已絕而都宗得主其祀古之禮也春秋傳曰臨於周廟周廟文王之廟也魯立周廟祀文王而周既亡咸陽又有周廟何也盖文王既遏密人作程邑其地於今爲咸陽故咸陽有文王廟豈非以共池之上阮水之旁周師所臨而遺民不忘其仁哉 明制州縣祀帝王凡三十六每三歲有司卜日出祝冊發禮帛遣太常寺樂舞生函之以行與周官賜禽之禮不殊也伏惟 二帝於藩

輔皆有至仁廟食百世也宜矣然有司不出祝冊不發禮帛不遣舞生非所以尊厚　先帝光昭報禮也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夫因國猶可祭之况　二帝無主後者廟雖在於山谷之中豈不得比於因國邪臣從州士過華陽因得以將事廟下乃具著　二帝之仁及文正公建廟之義爲歌詩告于有司其詩曰

肅肅　皇廟邦人來假既戒既宿既掃既滌以其豆籩與其鉶簋以旅以將以饗　天子天子齊聖曰明上后保茲邦人樹仁維厚　神宗爲祖　毅宗爲

孫世樹厥仁靡溺不援有㒵島夷自彼出日淪釜及
漢焚我　京室誰扳箕墉少保子茂　神宗命之
王國是救島夷不順薦作寇虐穴居海澨以噬以攫
誰扳順墉少保子紳日陳日麻咸奏厥勳三年于戍
四年于攻疆土既定　神宗之功於乎　神宗仁洽
箕方比于　毅宗克紹其光瀋人來侵圍茲南漢
毅宗朓朓閔我多難乃　命虎臣太師金公爰及洪
範鞠旅徂東戈舟三千率彼鼉磯合甲交韔朱英祈
祈既進爾衆其仁則駿豈爾禦侮必接爾刃自古有
國皇不死社烈烈　毅宗蹈仁維果彼蠻與貊靡不

永傷矧伊邦人曷其敢忘於赫　神宗仁哉　下國
毅宗篤之亦仁斯則其顧其呴其勤其拊允也　二
后邦人之父翼翼文正　二后是懷訓其弟子祠以
明粢文正有道百世之師弟子溫恭不墜訓辭串山
峩峩有栢有松乃虔乃度建玆　廟宮維此串山文
正棲遲文正攸寧　二后維歸清酒旣曁大羹旣飪
三月維丁享于路寢維臭孔遠靡所不通肵俎加七
四簋伊饛　神宗維右　毅宗維左邦人蹌蹌稽首
于下　二后昭明監我順德報以多祉俾爾保極念
彼程邑文王是祠制帛在篚太常所釐令我太常亦

有制帛庚享二后世世無斁

秋水亭記丁卯

景源至順之七月泝順江入葵葭中見人煙隱隱而近心異之乃泊東津得小洲洲有板屋十餘家望之蕭然其南園嘉木交陰可百本水環其下凡漁父亂流之舟出沒於洲之西北者可俯而瞰也於是始命洲中人修廣南園去之蘖者焚其叢石之礨者折其芒然後作亭十二楹周以短垣爲一門以達東津案圖記順江之東其洲曰卧龍之洲洲南十步爲葭潭潭之上爲峰者七在洲内皆削奇石以爲壁舟由葭

潭行壁下七峰之影見於水又西二里爲露潭潭之右爲峰者五在洲外亦削奇石以爲壁舟由露潭行壁下五峰之影見於水自洲以北泝洄之入于凝江自洲以西泝游之出於横谿洲四面皆臨澄江而一面可泊舟者謂之東津東津者晏平津也亭既成秋水方漲故名之曰秋水之亭景源嘗讀蒹葭詩惜其所謂伊人者居蒹葭中不顯於世而獨使水中之沚爲詩所稱也然當時作此詩者慕悅伊人而往求之上下水湄不知白露之未晞也豈不賢哉順於西方爲名郡而卧龍洲亦水中之沚也所謂伊人其必有

隱居於此者而今之人未嘗求之與蒹葭詩固異矣景源來此從漁父亂流之舟入洲中窺其林園臨其板屋求所謂隱居之人而莫之見也於是乎東並長楊北絕凝江南抵蠶墅西窮横谿泝洄焉既不可得泝游焉又不可得而徒見白露之光在蒹葭也順人皆曰卧龍洲發自景源然景源得水中沚而不得所謂伊人是可恨也因爲之記置亭壁使洲中人知景源慕悅之心而無自匿焉

清遠樓記

浿水東出狼林山西流五百三十里爲順北江上有

斜灘下有岐灘其南流爲城巖津入禹淵順之爲郡處順江岐灘之陽其東曰龍駐之山其西曰鳳棲之山由涀水逆流而上者順流而下者風帆相屬皆出于兩山之間郡南有樓名之曰淸遠以山水之淸且遠也順故屬唐安東府安東者高宗所置也總章元年取高氏四十二州命左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率師二萬以鎭之自總章以來地入中國三十年高氏民俗猶未變也今 國家修明禮樂褒隆道德於今三百五十年閭巷之士耻武力而慕儒學遠徼之人深谷之民家必有塾鄕必有庠講習周公孔子之書地

非中國而絃誦同於中國者豈非以　聖人在上民自化爲中國哉余蒙　恩來守是郡喜山水之清遠乃治此樓而引諸生燕飲其上見諸生揖讓周還俯仰進退皆有禮考其行則子能孝於其親弟能友於其兄過其所居則蘆葦百里之間學舍相望雖地入中國之時未聞教化之至於此也然余未嘗勸諸生而諸生樂於絃誦有不能自已焉耳夫小邑僻陋之鄉風俗淑美與　國無極而太守不能記述非所以布揚　先王之烈也乃爲之記

雲漢閣記

文正公宋先生作巖棲齋於淸州東華陽洞後十餘
年得　毅宗皇帝御書刻于石壁直巖棲東百餘步
爲禪院曰煥章煥章之旁有大石長二十尺廣十二
尺石上爲閣凡六楹　御書藏焉故山中人取詩所
謂倬彼雲漢而名之曰雲漢之閣始瀋陽移書　王
朝請爲其主進大號　王不受奏于　毅宗及奴兒
圍南漢城　毅宗詔遣陳洪範率師徃救是時奴兒
入濟南執德王由樞而　毅宗未嘗救之獨於吾邦
有難焉出師救之豈不盛哉夫下有至誠而上不格
者未之有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謂誠之上

格也故　先王北絶瀋陽立奏　毅宗而　毅宗爲
捄其難誠之所格也今華陽旣刻　御書又建閣而
藏之一邦之士過其下者未嘗不歔欷而流涕是徒
知　毅宗之恩厚於藩輔而不知　先王至誠感通
於千里之外㫌　毅宗拯救之心也今年春余自煥
章禪院宿巖棲登雲漢閣觀　先帝御書而歸居月
餘華陽諸生請爲記余謂先生爲　先帝求　御書
藏之華陽盖將使山中之人追　先王事　明之誠
而致敬於是也今山中之人爲之閣以尊　御書非
特不負　先帝也庶可以不負　先王之誠也故余

爲之記

靖遠樓記

二十五年夏六月景源來守東萊府治靖遠樓召父老問城之可以堅守而不拔者曰兵少誰與守之於是乃牒觀察使請予之兵觀察使申聞于 朝而大臣持重不許其秋始令節度使以東萊府兵一千及梁山郡兵四百機張縣兵一百屬之萊府然景源尚恨兵少不足以守萊府之城也明年春與父老語曰吾府南接倭奴而士卒不滿二千有如倭奴絕大海陰襲吾府則不踰日而城必陷矣其可以拱手而死

之邪吾府雖小吏士子弟亦衆矣及其未亂而子弟
合爲一衛能馳射者受弓矢能擊刺者受劒於府中
無事則農不失其爲農工不失其爲工商不失其爲
商如有事則四境之内無非兵也家出一旗人持一
戈趣　王事如趣其父母之事若是則不出吾府而
兵自足也父老皆曰誠如侯言乃具狀上觀察使觀
察使驛置以　聞公卿以爲不可其事遂寢故萊府
雖曰列鎭而兵甚少無以城守也其七月景源將歸
從父老飲于樓上父老皆曰節度使所將卒千五百
人賴侯一言而來屬焉靖遠之策誠善矣且此樓侯

之所治也侯何可不爲文辭刻示後世乎景源曰吾未能輯而子弟以壯南邊是吾恨也得節度兵千五百何足道哉然事或有屈於前而伸於後出於已而成於人者後之太守繼吾言而請於　朝幸而得成則南邊可以無憂而吾亦可以無恨矣因書其所與父老言者藏于壁夫郡縣不養兵久矣使吾說行於朝廷則人人皆可爲兵自一府達之一國孰謂郡縣無兵耶

綄扇樓記

釜山浦與對馬州煙火相望帆行一日可通而萊府

將士晏然無所禦守豈非以百年無事哉然倭奴爲
國家患萬曆時秀吉之船自對馬直抵釜山者且萬
艘而萊人絃歌未輟也今南邊頼　上威德無雞鳴
狗吠之警已百年矣倭奴多詐又安知秀吉之船不
渡海也景源守萊之明年治城南樓而名之曰綄扇
綄扇者候風之扇也樓無綄扇而猶以綄扇爲之名
者慮倭奴之患而候天風也盖倭奴出入之候皆在
風風自正西則笠戸之帆入向浦風自正東則牛窓
之帆出韜浦韜浦之帆出忠海於中國或犯錢塘或
犯福建風自正北則鎌刈之帆入津和津和之帆入

上關上關之帆入笠戸風自東南則赤關之帆出藍島藍島之帆出一歧於中國或犯楊州或犯登州風自西北則兵庫之帆入室津忠海之帆入鎌刈向浦之帆入元山風自東北則河口之帆出兵庫室津之帆出牛窻元山之帆出赤關一歧之帆出對馬於中國或犯温州或犯台州於外國或犯琉球此所謂出入之候也而自對馬犯萊府者用南風也古者船上有綄扇以候天風淮南子曰若綄之候風此之謂也夫倭奴善行舟楫春下海自清明始未小暑而歸焉秋下海自寒露始未小雪而歸焉工於候風也今萊

人防于春者先淸明而爲之備防于秋者先寒露而爲之備然後倭奴可制焉天雖不風而綂扇固不可輟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今萊人守國邊境而不思候風與重門之不擊柝者無異矣後之君子登斯樓而考其名則景源之所以慮患者庶可知也夫天風利而倭奴不來者幾希矣非特爲萊府之患而已也凡天下濵海之邦皆可以知所慮矣

落月隄記 庚午

東萊府南十五里有隄曰落月故弘文館副提學尹公文舉知東萊時所作也隄形外橫如落月故州人

謂之落月尹公當崇禎之際固守大義屛居田里者十餘年出知東萊作此隄以防海水何哉豈 國家不可有爲而欲自試於一隄歟始 王朝廣聘儒學以師禮迎文正公宋先生於巖穴之中又徵尹公欲與之議國家事宋先生旣至 王京乃使人造尹公之廬而固請焉尹公謝曰信大義於一世文擧之願也而小人外讒於虜內讒於 朝者固多矣子雖欲彰明大義焉可得也卒不就夫尹公賢大夫也宋先生百世之師也誠使尹公輔翼 王朝與宋先生相先後則 國家事必有施爲矣然虜人百萬之卒臨

境上以脅　王朝者小人之讒行於外也讒行於外
而不行於內者未之有也宋先生烏得在於　先王
之側哉嗚呼小人不可去則國家不可有爲也此尹
公之所以不就者歟今之人見公之隄皆稱其有功
於民然公以經世之材試于一隄而不得與宋先生
出入　帷幄謀　國家事豈不惜哉今年夏余知此
府求公所作落月隄而攺修之歲大疫死者相屬而
諸生慕公之風恐不得相其役焉役之五日隄遂成
是可書也隄高幾尺長幾尺公之所墾若干畝在隄
西南爲忠烈宋公象賢廟田云

烈武亭記

星州東八莒城者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南昌劉公視師之地也公少果敢始出師從李如松追平行長於聞慶縣如松還獨戍星州八莒城及班師行長復叛公又出師與陳璘擊行長於順天府璘扼海口公圍曳橋十餘日行長遁去凡東師始終七年公功居多後二十年入深河以忠死之故天下言烈丈夫未嘗不稱劉公也公爲將數遭廢斥而　神宗心愛其勇輒復召用在雲南時坐事革任未幾詔授廣西參將又以事盡革功級已而特授

總兵官公由是日夜歔欷恐不得自盡其忠然則死
事非適然也其志素定也初行長兵至浿上公憂憤
請以步卒五千人逆折其鋒　神宗壯之遂詔公往
禦行長　中國人或以出師爲失策然公與　神宗
豈愛藩輔而忘　中國哉嘉靖時倭奴數爲　中國
患自杭州入江寧直犯　南京又自丹陽襲通州窺
桑河之口　北京遂震而諸將莫之能禦　中國之
恥也義州北距遼陽城堇四百里倭奴過海不數月
疾趨浿上者將由義州而入遼陽也誠使　中國不
出師則義州破矣義州破則遼陽危遼陽危則關內

必不守也　神宗之聖其慮之也誠深而公之智其計之也誠熟矣夫暴天下之師戰守海隅而不憚萬里之遠七年之久者盖欲存藩輔以捍　中國也公於斯時雖請行上無　神宗則惡能成其功乎倭奴旣平告于　太廟　中國之耻始雪而　南北京不復有倭奴之禍此　神宗之所以爲神也嗚呼盛哉昔吉甫六月出師而小雅不剌宣王者狄當伐也故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狄入涇陽而周師不出大原則中國亡矣由此觀之　神宗命公禦倭奴烏可謂之失策邪今年七月某侯出爲星州牧登八莒城

覩劉公視師之地思其功烈乃修府館改東亭曰烈武屬余志之余謂劉公平倭奴保　中國全安吾邦振　天子之威而吾邦不褒大之無以章　神宗之烈也乃爲記置于亭壁公諱綎字子紳喜用大刀一百二十斤征緬甸羅雄播州建昌皆有成功而於東感憤請行故功尤大天啓元年　贈少保詩曰

有烈其武少保于征殭理百蠻旣告厥成以徒五千爰伐島夷匪　天子命自求出師島夷不庭東海以爲岨昔在　世宗侵我　帝都今茲來寇遼陽方棘藩輔先撥震驚　中國　天子有戚揚孰其持之少

保桓桓徂征不遲　帝曰是寇　皇祖之讐女不執訊萬邦其羞少保啓行初戍于莒二年在野不振其旅維順之垣少保是圖鑌刀幡幡乘馬如飛臨衝旣設鉤援旣張襄彼羣醜用威四方島夷旣平獻功于廟讐之復矣　天子克孝莒山之下少保所臨有亭奕奕永懷德音六師徂東　天子劬勞雖曰劬勞令聞以昭

繁露堂記

景源治慶之十月改作北堂爲小寢以讌賓客堂之東有葵十本雜植于土雖童子朝夕採葉而不禁也

然葵之性隨日景以傾其葉君子未嘗不稱之也爾雅以葵爲繁露故景源名其北堂曰繁露之堂取其傾陽也泮水之三章曰薄采其茆茆鳬葵也葉大如手有赤文而鳬葵非繁露也東門之枌卒章曰視爾如荍荍荆葵也華聯如錢有紫文而荆葵非繁露也郭璞知草謂承露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承露者繁露也前山既曙啓明初見連莖而東向者傾朝陽也廣庭回廊雲氣山影晻曖而將暮無一葉不指西方者傾夕陽也然日在九天之上安知繁露之傾與不傾也且朝陽有時不見則東傾固可止也夕陽有時不

見則西傾亦可止也而繁露常傾不止豈非其性邪

景源蒙　恩尹此州獲從賓客讌游焉見繁露方向

日光悽然乂之昔董仲舒論春秋乃以繁露名其書

盖仲舒之所自見者景源亦欲自見也賓客或曰繁

露百菜之主也公獨取傾陽何哉景源曰古之聖人

於繁露所取不同七月詩以菜見者僅六七葵居其

一是周公取其功也春秋傳孔子稱葵能衛足是孔

子取其智也然繁露不知傾陽則雖有養人之功保

身之智不足貴也自古君子有大節然後才美爲可

愛奚徒繁露而已邪

集清亭記

慶州南七十里有飛來峰故益陽伯文忠鄭公夢周之所經游也峰高十仞從平原嶄然特起而寒泉縈洄其下凡九曲綴以疎松布以白礫其深潭則浸雲景涵日光而纖文發爲漣漪其激湍則衝奔傾折多遠響日入尤駛鏗鏗然終夜不絕有大石錯置泉上修竹環之文忠公甚愛於是而盤桓焉然峰南有廟八楹祀文忠公而峰北未嘗有亭也處士崔君過泉上慕文忠公之名而思其餘烈乃作小亭於峰之北以臨九曲名之曰集清之亭謂其集九曲之清也始

文忠公事王氏爲益陽伯置學校明儒術用中國禮王氏將亡守大義至死不變後　中國得其遺藁而錄之　列朝詩集又書其大義甚詳行于天下於是天下士大夫知文忠公之爲仁賢也夫君子出於四海之外聲名達于中國者誠寡矣然其道足以動天地其德足以感鬼神則不求中國之知而中國卒皆知之近者百年遠者千歲無不傳也故君子之可以不泯者天地鬼神必傳之國無内外地無東西不重譯而通不待舟車而行也文忠公生於海隅其道德不見於　中國之書而　中國論次其詩褒顯其美

至于今傳之天下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自文忠公歿於國遺事零落凡二百五十餘年賴 中國得傳後世莫之傳而傳焉者天地鬼神使然也夫 中國雖好仁賢然論次文忠公事如此其詳使天下萬世之人有所考信文忠公庶無遺恨而四海有志之士亦可以特立不惑也今年秋余至慶州登所謂飛來峰者攀松樹披竹林覽文忠公盤桓之石遂自泉上謁于廟門宿于亭榭崔君屬余爲之記余謂王氏尊釋教用元之禮而文忠公明儒術以從 中國秉大義而歿之道之正也今崔君爲文忠公構斯亭而居之

象其道也後之君子如能求乎公之道則崔君之所以爲亭者庶可知矣

李侯閣記

濟州牧安侯其圖所謂李侯閣者遣景源曰閣故牧使李侯時昉燕居之閣也始光海君在濟州時王朝命侯爲牧使朝夕饗君甚謹戒庖人刲牛殺豚具酒漿而躬進之故光海君雖居絶海之外愉愉然如在宮中不知霧露之爲毒而蛇龍之爲虐也嗚呼非侯之義惡能安養光海君哉今年正月治斯閣而名之以李侯之閣閣旣新矣不爲之識不足以揚李侯

之義也景源曰李侯之義誠高矣而光海君廪食不絶得終天年　先王之於光海君何其仁也光海君始居宮中　先王命尙食進獻常膳　下教曰今之公卿大夫皆服事光海之臣也其盡心護視毋忽光海君出居於外又爲之厚其簋食殷其肉脩春秋候問中貴人不絶于道雖光海君亦無憾焉然則李侯之所以安養光海君者不忍傷　先王之仁也吾聞中國太史氏疑光海君不得安養然福建浙江之船由海門而來泊濟州者相屬也如從濟人望斯閣則不特觀李侯之義也　先王之保全光海而不絶其

養者亦可知也孟子曰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吾將見 先王仁聲與福建浙江之船入中國矣百世之下太史氏豈不釋疑邪

蟋蟀亭記

余友人光州金侯出守安邊治西園構亭四楹而未之名也今年八月余又蒙 恩來守此府從賓客射于西園萬松環合而蟋蟀終夕哀鳴故名其亭曰蟋蟀豳國之詩歌蟲者七蟋蟀其一也然蟋蟀與時變化夏五月以其股鳴謂之斯螽至六月以其羽鳴謂之莎雞冬十月乃入牀下謂之蟋蟀自斯螽而化爲

莎雞自莎雞而化爲蟋蟀蟋蟀者其初莎雞也莎雞者其初斯螽也然斯螽不知其身之化爲莎雞而莎雞不知其身之化爲蟋蟀也夫蟋蟀百蟲之小者也其變化不見於經而豳詩具著其名者豈非以陰氣之漸長也哉盖陰氣始生於下積分寸而長之達於遠近故易象自尾而始遯是也自拇而始咸是也自趾而始艮是也自足而始剥是也自臂而始困是也今蟋蟀感於陰氣自股始股動然後能振羽羽振然後能在野在野然後能在宇在宇然後能在戶在戶然後能入牀自夏至冬凡六見然股動者一陰生也

羽振者二陰生也在野者三陰生也在宇者四陰生也在戶者五陰生也入牀者六陰生也蟋蟀非能自化也陰之化也夫陰盛而天地不閉者未之有也故君子必塞北牖以禦陰氣今北方地迫大荒大荒陰也而鐵嶺不置城郭非所以塞北牖而禦陰氣也余登斯亭聞蟋蟀而名之憂陰氣之無月不長也然金侯始建斯亭而不名焉豈其心不待蟋蟀而憂者歟嗚呼余之所以名之者與金侯之所以不名者無非憂也然而金侯已去矣余不名之無以見金侯之心也古之君子聞蟋蟀不勝其憂故詩曰職思其憂夫

置城郭禦外侮吏之職也余於是彷徨西園望鐵嶺悄然久之

楚冠堂記

楚冠堂者會寧府康氏之堂也會寧當豆江之口去荆門可萬餘里而康氏猶冠楚冠豈其心睠睠於楚邪盖康氏世家荆門萬曆時國泰坐法徙遼陽都督劉綎征深河國泰戰歿子世爵時年十七能徒步潛入深河求父屍藏于山趾即變服亡歸遼陽兵部侍郎熊廷弼置之麾下遼陽陷世爵走馬登山上夜泅壕水南出塞保鳳凰城城陷亡入金石山日食木葉

得不死間走義州見虜彊大遂避地入會寧府作堂于豆江之口以居之自　明南徙公大夫出奔緬中皆見殺而親王子八十人入暹羅國不斷髮而文身者幾希矣獨康氏家會寧府以天年終于田里而楚冠尚不改也余嘗謂自古屬國親近於中朝者惟吾邦與　明爲然吾邦之士如奔　明則　先帝必相容也　明之士如奔吾邦則　先王必相容也故康氏自鳳凰城來吾邦不憂其身之不見容也惜乎中朝公大夫出七星關奔緬中而不來吾邦親王之子過越裳入暹羅國而不依歸於吾邦也豈東海嶮

遠而風帆浪船卒不可逼邪豈天下已易正朔而吾邦亦不足居邪夫 明之士居南夷能全其身者誠寡矣若康氏者居吾邦優游田里六十年竟以壽終則天下孰謂吾邦不能容 明之士也嗚呼康氏離荆門以居吾邦則九疑不可復登而湘水不可復泝彼荆門不必懷也然康氏生長荆門雖老矣不能忘情故燕居未嘗不冠楚冠也詩曰其容不改康氏之謂也康氏既歿會寧之人皆憐之因以楚冠名其堂屬余志之康氏二子善騎射好氣義有楚士之風云

靈源石記

楓嶽山在淮陽府東一百六十里人人皆可得而至焉然道家以楓嶽山謂之蓬萊豈信然耶世稱楓嶽永郎岾有笙簫聲隱隱往來盖永郎東游楓嶽可千餘年笙簫聲至今往來元碑云指爲仙山此之謂也其後府使楊士彥入鉢淵刻于石壁曰蓬萊島亦見其妄也山海經稱蓬萊山在海中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今楓嶽山在於海上自萬瀑東至九淵泉脈相通人人出入其中焉未嘗有金玉宮室而鳥獸又無白者烏在其爲蓬萊也今 上二十有一年景源以吏曹佐郎奉使東

方躋毗盧之峰窺眞珠之淵臨銅柱而望香城則楓嶽山非道家所謂蓬萊也彼楊氏刻於石壁者豈不爲天下笑邪爾雅釋楓曰欇欇郭璞注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夫楓脂可以爲香爾雅釋之楚辭歌之則玆山故號甚美不必改也後十年景源出守安邊府復入楓嶽刻諸石曰楓嶽之山命山僧立于靈源盖欲駁楊氏之刻也自古玆山多楓樹其爲號也雖出於樵童牧豎之相傳然因其俗不去故號而已矣又奚用道家蓬萊而改之邪

石門山水記

石門山距昌平州可百餘里　皇朝諸陵之所在也山之西南有淸泉出於九穴故謂之九龍之池景源奉使如燕都趙君國柱由昌平入石門山汲其水以遺景源石門者天壽山也諸峰透迤爲虎峪虎峪之東有庄曰康家陵曰長陵　成祖皇帝葬焉自康家一里半有山曰皇山陵曰獻陵　仁宗皇帝葬焉自皇山三里有山曰黑山陵曰景陵　宣宗皇帝葬焉自黑山六里是謂之石門陵曰裕陵　英宗皇帝葬焉自石門二里有山曰寶山陵曰茂陵　憲宗皇帝

葬焉自實山二里有山曰史家陵曰泰陵　孝宗皇帝葬焉自史家三里有山曰金嶺陵曰康陵　武宗皇帝葬焉自金嶺山十有六里有嶺曰陽翠陵曰永陵　世宗皇帝葬焉自陽翠九里有山曰大峪陵曰昭陵　穆宗皇帝葬焉又一里有山亦謂之大峪陵曰定陵　神宗皇帝葬焉自大峪五里有嶺曰皇山二嶺陵曰慶陵　光宗皇帝葬焉自陽翠東北一里有山曰雙鎖陵曰德陵　熹宗皇帝葬焉此所謂十二陵也世傳　明興有鴿十二自南方集天壽山其後　天子棄羣臣皆葬於此及　明亡十二陵爲

火所燒豈不悲哉今趙君　明之舊民也以九池清泉之水遺於景源者所以慰思　明之心也景源在燕月餘日雖不得拜　十二陵因趙君始得斯泉與登石門而臨九池無以異也遂錄其水以見其思明之心焉

白雲先生畫像記

白雲先生姓許氏金華人也元延祐時入華山終身不仕年六十八以疾卒學者稱白雲先生初宋處士金吉父從婺州王栢何基二人者得中國道德之傳及先生游吉父門盡通其書號曰儒宗自吉父沒三

十年學者甚衆而先生最爲純粹是時蒙古有天下絃誦絶而仁義喪士君子居於斯世學聖人而得其宗者誠寡矣先生以草茅處士唱道東陽使天下經術之士皆宗吉父其有功於聖人之學豈不偉哉然或謂先生之志未嘗爲宋信大義不可與吉父比也夫吉父上牽制策欲信大義於天下者宋未亡故也至先生時宋已亡則大義安所信乎然先生論次古史起伏羲氏止于宋元祐元年其尊宋也亦至矣然則先生信大義比諸吉父無愧也先生溫恭善教人蒙古諸生或自幽冀或自齊魯或自荆揚或自吳越

師事者且千餘人各隨其才而成就之或請先生不當以中國之道傳于蒙古是不然昔殷太師不事周而猶以洪範之道傳于武王於是武王建皇極以正天下則武王垂拱之治其有所自也明矣先生章六藝之道以教諸生故三代仁義之學明於天下不數十年　聖人出遂定海內是先生有以啓之也方先生之入華山也蒙古使者劉庭直論薦于朝而莫能致或又謂先生之賢不及許衡雖彊仕亦不足以濟天下夫仕者將以行義也蒙古時其可仕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蒙古起自沙漠而

爲之君寧使中國亡天子不可北面而事蒙古也若
衡者問學誠博道德誠高亦可謂北方名儒也而委
質蒙古之庭以自辱焉孰謂衡賢於先生也先生諱
謙字益之入華山者四十年足不出衡門之外其門
人朱彦脩等集其文章傳于後世然先生上不逮宋
下不及　明遺世而獨立孔子所謂逸民者先生是
也今年冬余入燕都得先生畫像而歸懸之堂中其
容貌何其癯也先生閒居憂天下邑邑不樂或問曰
豈食不足邪先生對曰天下飢謙能獨飽乎盖其身
雖在巖穴而其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先生沒且四

百年而遺像尚有憂色豈畫者能得其心歟燕都人怪余來求先生像然先生不事蒙古凡天下學士大夫不幸遭極亂之世皆宜以先生爲法百世之下烏可以不傳其像乎乃爲記以示學者

毗盧圖記

景源入燕從老僧得洪光寺千佛圖熟視良久謂老僧曰此楓嶽山也非洪光寺之千佛也老僧曰 明中貴人鄭同嘗奉使入楓嶽山及其歸也刻千佛於洪光寺以象毗盧 明亡燕都諸禪院灰燼者多而鄭氏所刻千佛妙麗如故畫者相傳以爲圖今子徒

見楓嶽山而不知山之變爲千佛也景源曰吾離父母之國久矣得此圖何其奇也於是案圖而序次之盖楓嶽爲峰一萬有二千而其最高者曰毗盧上隆而圓其色白望之若霰峰之南有衆香城城皆削鏤以爲雉日出爍爍有光衆香之東爲九淵九淵之水出自毗盧爲大瀑焉其一峰在東北者曰須彌其形孑然銳以高類博山焉下有塔自塔而西爲圓通圓通西南有臺焉青鶴來巢西有門由碧霞眞珠之淵仰視銅柱搖搖然立天漢中其西北有天一臺地開廓以臨三方所謂一萬二千峰皆見其頂臺北有寺

於神山得其中央其一峰在東南者曰曇無竭與衆香城相向立其西有臺曰望高由石欄以達松蘿然諸峰愈邃愈奇其嵯峩者不特爲一萬二千則畫者烏能盡其變哉景源少好楓嶽山嘗夜與客登天一臺聽彈琴未嘗不怡然而樂也今景源留滯燕都者三月矣病未之歸幸從老僧得斯畫則如復登天一臺焉老僧名某洪光寺距順天府可幾里夫佛像雖不足記然景源行人也見其圖而思其父母之國遂爲之記

耶穌像災記

利瑪竇出於西方倡所謂耶穌之教上託神天以惑衆萬曆九年以耶穌被髮之圖浮西南海九萬里獻之天子留 京師二十九年 京師之士宗耶穌者以百數耶穌之教入 中國自瑪竇始然瑪竇稱漢哀帝元壽二年耶穌生於大秦國行教於西海之外自元壽至萬曆凡一千五百八十年耶穌之教不見於 中國之書豈耶穌出自遠戎而 中國未之聞歟抑 中國聞耶穌之教也久矣而史不書之歟抑大秦國未始有耶穌之教歟案大秦一曰拂菻洪武四年捏古倫自大秦國入 京師見于 太祖高

皇帝而不言耶穌之教則大秦國未始有耶穌之教而瑪竇上託神天以惑　中國也無疑矣夫佛與耶穌之教俱出西方而亂天下佛之教以形爲妄然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從佛之教則烝民無物無則也耶穌之教以理爲氣然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從耶穌之教則上天有聲有臭也佛耶穌皆叛於道而儒者徒知斥佛不知耶穌之爲異教也可勝歎哉自天下尊事耶穌耶穌盛而佛不得擅天下然則耶穌非特叛先王之道也亦可謂佛之蟊賊也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耶穌之教行於　中國六十年　中

國大亂是耶穌被髮之圖爲之漸也薊州人圖耶穌
像置諸室朝夕拜焉今年室火而像亦災余謂耶穌
主神天以張其教自　中國至于海外紅毛之國皆
尊之然耶穌獲罪神天則其像烏得無譴邪遂書之
以記其災

有鳴齋記

豐潤大海多斥鹵野不生藝而四境桑樹尤少景源
始至令府民女子治蠶率一里植桑一株自府中至
于四境桑初生猗猗如也歲三月府東齋成名之曰
有鳴之齋取詩所謂有鳴倉庚也古者宅里皆有桑

以供蠶食故記曰風戾以食之此之謂也然豳風采
桑有三始女子執其深筐由小徑而四求之其原隰
桑葉稺生而未齊謂之柔桑治蠶之月持斧斨往伐
桑枝之遠揚者謂之條桑其小者不可條取於是乎
取葉存條謂之女桑柔桑者蠶之始也條桑者蠶之
中也女桑者蠶之終也以月考之則倉庚飛鳴之時
也景源治豐未踰月既令樹桑故欲因倉庚之聲以
勸蠶事也夫始蠶而鳴焉者倉庚而已矣始績而鳴
焉者伯勞而已矣故二鳥見於豳風所以告蠶績之
候也然而東齋獨著倉庚之鳴而不著伯勞之鳴何

也蠶事重於天下也夏書曰桑土既蠶土不樹桑惡在其治蠶事也故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也者不樹桑也今豐人家家樹桑何患蠶事之不治乎夫倉庚之鳴與不鳴固不足稱然景源朝聞倉庚而令於民曰曲薄何不具也暮聞倉庚而令於民曰斧斨何不備也因其聲以警其民則東齋爲之名也亦宜矣爾雅倉庚曰鵹黃鵹黃者黃鳥也故葛覃凱風緜蠻皆稱黃鳥惟小雅豳風稱倉庚然豳風詳於蠶事以及倉庚爲州者宜有考也是爲記

明餘樓記

豐川府館有所謂皇華門者　明洪武時　王朝使者入登州常留府館經數月然後下海　明亡百年門尚存甚可異也門之上有樓十楹曰　明餘謂是門之表　明餘也春秋之義存亡國國雖已亡而書之如未嘗亡也故昭公八年十月楚師滅陳爲屬縣而九年四月之災猶繫之已亡之陳是聖人不忍亡陳也不然則楚之屬縣凡有災書楚可也烏可以已亡之陳書之乎　明故父母之國也自洪武時至于今三百餘年而國中婦人孺子無不稱　明以尊之不知天運之已移而民俗之已變也今豐之館爲門

樓以國書之欲將存已亡之 明以慰民心亦春秋之義也景源至豐升此樓以望海口雲日之融朗煙霜之澄明星月之光潤與夫山林巖石川澤原野草木鳥獸蟲魚龜龍皆洪武太平之遺也豈特一門之爲 明餘哉然此樓不書國名無以見存 明之意也自古國家天道之所當亡者則春秋從而革之聖人之心與天道何以異哉夫虞舜昭明之德被於天下其子孫得封陳國而不能保其宗廟其非天道也無疑矣故聖人之作春秋也陳旣亡而書其國以示天道之不當亡也今天下正朔已改欲求 明餘而

不可得獨豐人追思洪武如父母門樓之上猶書有
天下之號　大統雖絶豈天道之不當亡者歟故爲
之記今刻焉

丈人臺記

鎭撫使治江華府有士卒一萬六千二百人而城上
不設將臺歲春秋大閱諸軍升南山以帷爲臺故軍
中不見威重今　聖上三十七年大學士趙公觀彬
爲鎭撫使慨然歎曰將無臺不足以肅三軍也乃具
財謀建高臺於南山之上未幾解去今年夏景源叨
拜鎭撫使旣至卜日啓築之　上初不許有　旨停

會大臣爲　上開陳始　許之於是景源令守城將
黃仁煐等以十月庚申復築旣九日戊辰而畢盖爲
臺凡十六楹高十三尺廣二十三尺階二成廣二十
九尺臺旣成取易所謂丈人吉者名之曰丈人之臺
仁煐等請爲之文案圖記南山距府可四里一名花
山於內城一千八百十二堞居其中焉其大閱臨於
山上則士卒一萬六千二百人緣城而布陳者皆可
數也其東大海抱文殊山而爲甲津甲津之上有門
焉高可百尺者濟物鎭也其北四墩自鵂巖至于宿
龍聲章相應者昇天鎭也東北列舶由嶺外過湖西

南而交於燕尾亭下女墻翼然俯臨萬帆者月串鎭也至於白嶽二三峰削立天中漢水朝霞隱隱可見則京師雖隔百里而山川如在咫尺也玆山烏可無臺耶然景源聞之昔高克將清邑之兵屯于彭相與游樂故清人之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言高克在鼓之下居車之中與之作好也今南山始建此臺者爲大閱也非爲游樂也而將士苟登此臺左旋右抽與之作好則三軍大閱之塲適足爲游樂之所也何異於清人之詩哉此景源之所大懼也乃爲記以戒將士

悟修堂記

昌原黃君運祚士用工於書賢士大夫碑與表往往
臨石而寫之筆墨淋漓有神畫雖古名家不能加也
嘗爲余言曰吾少時夢先人名吾之齋曰悟修之堂
吾不肖旣無所悟又無所修不足以紹先人之美而
先人夢告丁寧請賜一言以發揮先人之意也余以
爲六藝之道得於心然後能悟能悟然後能修之故
君子不悟而修者未之有也王羲之聖於書者也然
極東方出滄海以窮萬變故能悟書之妙焉及其臨
池學書也日夜不輟而池水爲之盡黑則羲之於書

之道亦可謂能修也歟今士用學羲之書且十年神與墨融氣與畫化人以爲酷似羲之豈不奇哉然士用不出滄海而能悟不臨池水而能修盖於書亦天性也其先人夢告士用以冀其昭明心知有所悟然後修之非獨謂書之一藝而已也夫仲尼七十弟子未嘗不身通六藝然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數而不學書則六藝猶未具也故先王六書之法七十子無不通也而論語稱七十子或以文行或以忠信曾不言其工於書者一藝不足以名後世也今士用敏於文行篤於忠信無徒以一藝自足使後之君子稱之

曰士用忠信之人文行之士也則士用先人之意庶可以無墜也夫士用先人諱尚敬世家江華文敏公愼之玄孫忠烈公一皓之曾孫也余旣感士用之夢故錄之以爲堂記

保勤堂記

金述夫留守開城之明年卽其治所爲寢堂凡十五楹繚以周墻堂之陰爲階九成上有燕賓之臺講武之壇改作正門正門之上爲鼓角樓凡八楹下建石柱以承之高皆丈餘自四月辛丑始事至六月壬戌落成於是述夫名其堂曰保勤之堂屬余記之蓋召

誥謂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孔氏傳曰民在下自上匹之是不然讐校也周公用書令庶殷侯男邦伯以威命案校役民非匹之也友順比也服殷御事比介于有周御事以明德節性日邁故庶殷化爲友民也召公相宅以庶殷攻位洛汭五日位成此所謂保勤之實也然召公不以位成自大其保民之功亦不以天之成命自矜其勤民之德豈不賢哉閱西京也猶周洛邑而述夫爲之留後與周公治爲四輔未嘗異也居歲餘經營寢堂升降有階出入有

門燕有崇臺射有疏壇凡用工八十二日而畢焉謂之保勤也宜矣然開城在王氏時爲王都薦紳先生上文學修仁義斐然有君子之風及國亡引節不仕老死於委巷之中而子孫或爲商賈居貨物與時俯仰不得齒朝者三百年雖有賢材無所用也今述夫誠舉賢才使比介於　本朝卿士以節其性而日進於昭明之德則不待將幣之禮而所謂祈天永命者固在於是矣此述夫保勤之功有終始也豈直爲堂壇臺門案校役書而止哉乃爲之記以警之

水嬉圖後記

水嬉之制象九州四海之山刻之沉香高二尺承以竹版下鑿竒木爲方池盛水其中以泚之虞舜所封醫巫閭岱宗太華會稽嵩高衡岳恒山此七者最爲隆高至於崆峒太行瑯邪匡廬孟門伊闕底柱王屋與夫劒閣之險巫峽之壯天台鴈宕之奇九嶷羅浮武夷四明之秀各得其形竹板動則山輒移類大舟載木假山而游於水謂之水嬉燕城人圖而傳焉盖中國太平之戲也然吳偉業所爲詩稱　烈皇帝苑内水嬉是不然　先皇帝燕居莊敬每晨起盥潄櫛髮冕服佩玉見　上帝然後視朝閔仁元元綱紀庶

政未嘗有一日之怠雖天下無災異焉吾知 先帝
之不水嬉也自山西兵興以後 先帝疏食容貌憔
悴 周皇后具饌將進會瀛國夫人奏言夜夢 孝
純太后流涕曰爲我語 帝食無過苦饌方進而奏
亦至 先帝追念 孝純太后於是再拜舉匕箸與
皇后相向而泣何暇懸金石之樂而作水戲哉嘗朝
昭妃劉氏於慈寧宮輒坐而睡昭妃憐之戒勿驚乃
命尚衣謹護之已而 先帝攝衣冠起而謝曰每夜
目不交睫今在太妃之前困不自持昭妃爲之泣下
先帝享國十七年憂勞如此則所謂苑内水嬉者其

不可信也明矣夫水嬉者雕天下名山之形以見一統之大非爲戱也而 先帝猶以兵荒不敢觀焉德至盛也然偉業爲之歌詩以嬉游上誣 先帝豈不痛哉余因使事見此圖乃輯遺聞而紀之以辨明先帝之誣云爾

奎章閣題名記

聖上卽位 教羣臣曰 先大王文章炳爛如雲漢昭回于天也 宮車晏駕而弓劒雖不可攀 御製文集在 宮中與古詩書所載聖帝明王之作未之有殊也宜建閣而藏之垂于無窮也羣臣對曰誠如

聖教居數月 奎章閣成乃 命印 先王御製以藏之又置閣臣曰提學曰直提學曰直閣曰待教凡若干人臣猥以螻蟻之賤受知 聖上而首塵提學之選爲 内閣羞其仰累 日月之明固已多矣臣伏聞宋朝故事眞宗時建龍圖閣藏太宗御製文集舉杜鎬以爲學士仁宗時建天章閣藏眞宗御製文集舉王摯以爲學士英宗時建寶文閣藏仁宗御製文集舉呂公著以爲學士今 殿下聖孝出天旣踐阼乃建此閣藏 先王御製文集嗚呼盛矣臣愚陋固不足與杜鎬王摯呂公著比然 聖上臨摛文院

講周子太極圖說臣蒙恩爲侍講官分東西上殿論說爐煙初升鐘鼓在庭諸講官各陳文義而 聖上虛心聽納自陰陽動靜之微至性命仁義之源無不論列不知日之將夕也此龍圖天章寶文諸閣之所未嘗有而杜鎬王摯呂公著諸學士之所未嘗遇也臣不學無所通曉然伏覩 聖上好學與閣臣從容講義 國家文明之治自此而始臣不勝歡欣鼓舞朝夕就盡亦無憾矣閣臣將成題名案 聖上命臣爲之序臣伏惟上有殊禮下必有作人之效昔漢孝武皇帝開石渠閣徵五經講義之士列於左右寵遇

曠絕故其後儒者出自石渠閣者爲最多今　聖上
寵遇閣臣如家人父子之親異日閣臣明五經辨論
同異何遽不若石渠閣諸儒者邪

藝文館題名記

英宗十七年三月議政府左議政宋寅明言黨議出
於名官請罷史薦更立館閣會圈法　英宗從之臣
待罪藝文檢閱上疏言　國制史官議薦時不謀於
宰相不告於人　主其意可謂深且微矣今　殿下
更定館制乃使宰相主其圈而進退之有如姦臣竊
國柄欲掩其跡千萬世則必將以私意取舍而傳授

寖廣以至於穢亂史法而後已慮患之道不可以不遠也 英宗賜對卽 下教特罷臣職居三日 英宗大悟立召臣復授檢閱遂寢館閣會圈法其後大臣力爭之卒罷史薦然 英宗聽臣之言 命寢會圈則 聖意亦可知矣今 殿下嗣位之初修明舊章乃追思 先王遺意益峻史選豈不休哉臣聞之踐 先王已修之政而繼其治者孝之經也遵 先王不顯之志而改其制者孝之權也孝之經者行之也可謂易矣孝之權者成之也可謂難矣嗚呼 先王寢館閣會圈之法惡在其罷史薦也大臣力爭而

罷史薦國人皆知其非　先王之意也今　聖上益
峻史選其有光於聖人之孝也亦大矣舊薦檢閱自
臣祖故領議政翼成公喜始見於案歷三百五十年
止於臣身及　聖上即位元年正史選然後以新圈
藝文檢閱繼於舊薦豈非天哉且臣以　先朝檢閱
老而不叅改制之四十三年復見史選絕而復續其
亦異矣

江漢集卷之十

論疏廿卅